



徐光耀近照

今年8月,作家徐光耀将迎来他的百岁生日。60多年来,他创作的小说《小兵张嘎》和同名电影,已经成为几代人的经典记忆。

今年,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抗战,是徐光耀人生中最难忘的记忆。他的《平原烈火》,是新中国第一部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。而《小兵张嘎》,便是在《平原烈火》基础上创作的。嘎子原型,来源于此。

儿时,我印象最深的电影和小说之一,便是《小兵张嘎》。

嘎子、老叔叔、罗金保和日本胖翻译官的形象,真是栩栩如生。长大参加工作后,猛然发现,我与《小兵张嘎》的作者徐光耀生活在同一座城市,竟然还是同一个单位。

正是有了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条件,使我有机会走近先生、拜访先生,获取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……

木匠儿子

20世纪初,河北雄县段岗村有一户徐姓木匠人家。除了打造家具,他家更多的制品是棺材。那个年月,兵荒马乱,又缺乏医疗条件,人的死亡事故多,寿命也短,棺材铺生意倒是红火。

1925年8月,徐家生了一个儿子,乳名“玉振”。

虽有乳名,村民们却都喊他“傻子”。因为这孩子发育晚、说话迟,呆头呆脑,挨打也不哭。

傻子4岁时,娘去世了。灵堂前,家人哭声一片,他却手舞足蹈,嘻嘻欢笑。原来他看到平时总是又说又笑的人们此时都垂头丧气,感觉很好玩,好热闹啊。

长到七八岁,还是不开窍。村里人仍然喊他傻子。

“傻子。”

“哎!”他欣然答应。

有一天,姐姐告诫他:“谁再喊你‘傻子’,不许答应。你要上学了!”

第二天,走在街上,又有人这样喊他。

他一本正经地说:“我不叫‘傻子’,我叫‘玉振’。”

村人哈哈大笑。这孩子还是傻子。

傻子的木匠父亲,虽然手艺好,脾气却是格外倔,老婆死后,心情更加烦躁,不懂得没娘的孩子最可怜,经常打他骂他。

9岁那年,傻子上学了,官名“徐光耀”。上学后,徐光耀却显现出惊人的异常,对文字格外敏感。过年时,一家人围着昏黄的油灯,念旧小说。邻居们也来凑热闹,大人不认识的字,徐光耀都能读出来。邻人又找到几部书,《三侠剑》《精忠岳传》《包公案》《七侠五义》《隋唐演义》等。

一部接一部,他都读熟了。

为什么当兵

我读过几本关于徐光耀的传记和记者采访,其中谈到他当兵的初衷时,总是有些“高大上”,说是为了抗日等等。

其实,非也。

上学后,徐光耀爱读书,成绩好,书法也不错,深受先生喜爱。虽然如此,父亲仍旧打他骂他,横竖看不顺眼。唉,这父子俩,仿佛天生冤家。

小小徐光耀,原本缺失母爱,却

又遭遇这样的父亲,畏之如虎,心胸如堵。

卢沟桥事变后,天下大乱。1938年春,八路军来了。战乱年间,军队如同走马灯,无不横眉立目,唯八路军不抢不夺,满脸微笑。进门后,又是扫院子,又是挑水。

这天,一群士兵席地而坐,围成一圈,做丢手绢游戏:手绢落在谁身后,谁就走到中间,为大家唱歌。唱到最后,还来一个敬礼。

没想到,第二天,三个八路军战士就借住进了徐家。其中一个16岁,青涩腼腆。很快,他和徐光耀成了朋友,形影不离。

徐光耀想,书上不是有“桃园三结义”吗?我们也可以结拜弟兄啊。他把这意思说出来,不料对方直摇头。部队有规矩,不让拜盟。徐光耀说:“嘻,咱俩好,又不让别人知道。”对方这才同意了。于是,他们燃香磕头,对天盟誓。

没想到刚刚结拜,部队便开拔。前往哪里,一无所知。

几天后,徐光耀说出了一句惊炸屋瓦的话:

“我要当兵!”

父亲一口回绝。虽说父子不亲密,虽说八路军很友好,但儿子真跟了去,父亲还是舍不得。

徐光耀“哇”地哭了。

父亲怒喝:“不行!死也不许去!”

儿子哭声更大了,而且无休无止,哭完睡觉,睡醒再哭。父亲的犟劲也上来了,我倒要看看,咱俩谁犟过谁。谁知到了第六天,儿子仍然没有停歇的意思,直哭得奄奄一息。

父亲慌了阵脚。

姐姐说:“兵荒马乱,待在家里,也不安全。去当八路军,纵是出了岔子,精忠报国,名声也香。”

不得已,父亲只好托人领他找到驻扎在附近的一支八路军部队。

文书提示道:“是为了抗日吗?”他连忙回答:“是。”

于是,文书写道:“自动参军,抗日救国。”

后来的许多传记写道,徐光耀为参军哭了七天七夜,目的是抗日。其实,彼时的徐光耀还是一个孩童,哪里懂得大道理?他只是单纯地想着离开家,逃避父亲的打骂。

那一年,徐光耀只有13岁,与后来他笔下的“小兵张嘎”一般年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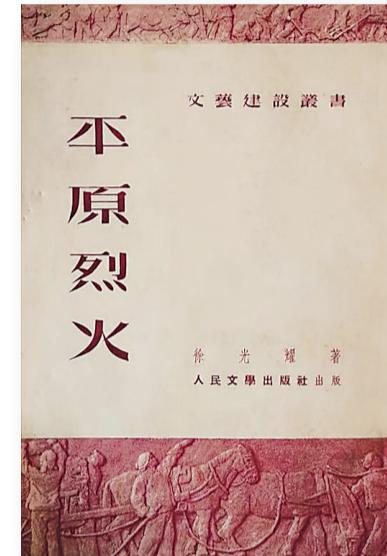
枪林弹雨

抗日战争的残酷性,超出了当代人的想象。所以看到一些抗日题材的电影或电视剧中的浅薄情节,不仅让人感到可笑,而且可悲。

千万条汽车路连起来了,千万里封锁沟挖成了,岗楼儿就像雨后出土的青苗,不几天便钻了天,成了林……

抗日的政权都不见了,穿军衣的八路军一个也没有了,妇救会、青抗先,还有哪个胆大敢提一提?各村都成立了“维持会”,都给敌人“挂上钩”了。看吧,满眼净是敌人的势力,白日满天都是膏药旗,黑夜遍地都是岗楼灯……但是,共产党是杀不完的。只要有他一个火星,终究会烧起腾天大火来……

这是徐光耀后来在长篇小说《平原



《小兵张嘎》,徐光耀著,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1962年5月

烈火》里,对当时战争环境的真实描写。

刚参军时,由于年纪小,背包重、行程远,实在走不动。这时候,连长便允许他抓住马尾巴,拖着走。

行军时,绑腿总是打不好,跑着跑着就散开了,扑棱棱似毛腿鸡。指导员呵斥:“胡闹,打起仗来怎么得了?”他赶紧苦练。几天后,两个绑腿清清爽爽、结结实实。

除了日本侵略者,虱子是最大的敌人。

夏天一身单,冬天一身棉,躺倒即睡,起身便走,从不脱衣服。且睡觉的地方都是柴棚、羊圈、古庙、野坟、杂草堆、麦秸垛,怎能不生虱子?

这六条腿的小生灵,浅褐色,米粒儿大小,以食人血为生,也许是那个时代地球上最多的生物了。解开扣子,胸前密密麻麻,像蚂蚁赶集。伸手一摸,能抓出小半把。

战争间隙,司务长和炊事员常常用煮饭的大锅烧水。而后,大家都脱光,把衣服全扔进锅里。煮透,晒干。晾晒的时候,众人就光着屁股,指指点点,嘻嘻哈哈。

冬天里,选个暖日头,把棉衣脱下来,扔到院子里。老乡的鸡们便马上包围过来,啪啪,啄虱子。或烤火,仍是全体脱光,把衣裳抖向火堆,噼噼啪啪,像机关枪。伴随着浓浓的焦煳味,虱子们集体火化了。

1942年,日军调集武力,进行毁灭性围剿,史称“五一大扫荡”。

一天傍晚,政委交给徐光耀和战

百岁徐光耀(纪实文学)

□李春雷



《小兵张嘎》(1963年)电影海报

多年的战争和生活实践,使他的创作思想逐渐成熟。此时,他决定请假,专心创作一部长篇小说。

经过44天封闭写作,初稿终成。

1950年6月,《平原烈火》由三联出版社出版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抗战生活的长篇小说,开风气之先。

此后,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,出版的第一本书,也是这本《平原烈火》。

嘎子出世

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时,丁玲格外器重徐光耀。一次开会,丁玲评价道:“《平原烈火》比起西蒙诺夫的《日日夜夜》来,只差了一点点,只是这一点点,那就是人物。”

1955年春节,丁玲邀徐光耀到家里吃饭。饭桌上,她反复叮嘱:“一定要写人,要先搞出人物来,拼命地搞人!”

的确,在他的文学人生中,影响最大的导师,就是丁玲。

一次,画家黄胄硬拉着徐光耀到琉璃厂看画,并撺掇他买了一幅齐白石的《群虾》。回到家里,看着画中一群活泼可爱、自由自在的小生命,徐光耀的心灵有了一缕明亮。

突然,他想起了“瞪眼虎”。

几年前,徐光耀就以外号“瞪眼虎”的小战士为原型,写下一篇小说。后来,他又把“瞪眼虎”写进了《平原烈火》,因为笔力不足,未能使其形象饱满。

现在,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。

1958年1月23日,在北京市大耳胡同15号东厢房里,徐光耀开始动笔创作《小兵张嘎》。

虽然主人公的原型是“瞪眼虎”,但背景故事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。而且,谁说不是自己呢?童年的自己,傻子的自己,13岁当兵的自己,于是,他为主人公设定了年龄,也是13岁。

1961年秋,《河北文学》杂志编辑张庆田询问他是否有好稿子。徐光耀就把《小兵张嘎》的小说稿拿了出来。

甫一发表,反响热烈。

1963年底,他改编的电影《小兵张嘎》在全国公映,再次引起轰动。

老骥伏枥

1983年之后,徐光耀陆续担任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和主席、河北省作协主席。

这一时期,他最得意的“作品”,就是培养、推介了一大批青年作家,形成了庞大的河北作家群。

2000年,徐光耀将自己关进太行山脚下一处农家小院,专心创作纪实散文《昨夜西风凋碧树》。

应该说,《昨夜西风凋碧树》不仅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,也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。鉴于其特殊价值,这部作品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。

2019年7月,徐光耀文学馆在碧苇环绕、荷香四溢的白洋淀文化苑隆重开馆,94岁高龄的老人亲临现场。

……

如今,即将百岁的徐光耀居住在石家庄,每天仍然读书写字,其乐融融。

高高个头,体型清瘦,身材板正,思维清晰,声音洪亮,只是腿脚有些迟缓。

小兵张嘎,老兵光耀。百年沧桑,经典不老!

